

專題

樸實剛毅的淡江

李利國

一所大學真正的價值，應該植於它對社會、文化的貢獻；在於為國家民族塑造推動社會、文化不斷前進的健康心靈。所以一所成功的大學，不在於它出國率的多寡，不在於它聯考時分數的高低，端視它能否培養學子產生為人類苦難奮鬥的責任感。「天下為己任」的精神原是中國讀書人的特質，這個時代的大學生是否還擁有呢？這個時代的大學生是在什麼樣的大學風氣中接受薰陶呢？這些大學的精神特質是如何呢？我們邀請了數位先生對數校加以探討。

——編者按

在一個民主社會裏，如果只有歌功頌德的聲音，學生數量增加多少，無論建築多麼雄偉富麗，他還是沒有批評與建議，我們要說那是個沉默的時代；同樣的，一所大學沒有獨特的精神和理想，無論聯招的莊嚴的理想和風氣，使在受教育的學子，肯積極參與

自己生成的環境，肯面對陳舊的、僵化的觀念和價值，肯對人生萬象作無畏的審視，並且肯撇開個人利益的前提，堅持知識人的原則，擔負起解決時代苦難的責任。淡江文理學院自從民國三十九年創建以來，經過近三十的開墾，已經逐漸孕育凝出了它的風格。

一

王文進先生曾為淡江尋找傳統，他說：「早期中國大學立校共同的精神與傳統是中西兩道文化相互調整的具體化。在這裏它提供西方文化以和平姿態東來的逆旅；它扮演著西方文化移植前的實驗林的角色，向社會宣佈移植品質的成果，它更負責將古老的文化作重新的整理。……我們自豪於早期的中國在世界教育史上，獨自攏括了如許繽紛豐富的色彩。反映著這個澎湃的教育思潮，學生們在生活上強烈的提升其生命情調。在學術報國信念的支持下，他們處處表現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的遼闊胸襟。對學術追求的熱忱，強健了他們生命的情操，生命情操的強健保證了他們在學術建樹上的潛力。……如果我們有熱忱為淡江尋求自己的傳統精神，我可以斷言：銜接大陸早期大學共同根本傳統精

神是我們必須努力的方向，張驚聲先生把握了上述的精神，在烽火邊緣創設了淡江。」民國三十八年，中國被捲入歷史上最大一次的動盪裏，國府遷至臺灣，維繫著苦難中國的正統命脈。張驚聲先生認為「欲使臺灣蔚為現代化，非從速造就人材不可，欲造就人材，惟有汲汲以教育之改造。」於是，在三十九年十月正式招收第一期四百五十名學生，開始了臺灣第一所私立高等學府的歷史。

也許是因為這所創建在烽火邊緣的學府，過份刻意的要為社會培養人才，它不斷地在「量」的發展上茁壯，而對於「社會的需要、文化的演變，時代的未來和學術精神」，反而速率緩慢。

二

民國六十年楊白君首先用「寂靜」來形容淡江的校園。他指出同學對生命學問的迷惘，以致不能積極的建設厚實、朝氣活潑的學風。「我們不知道我們在做些什麼？同時我要問：我們在真正的了解自己嗎？我們恐怕連企圖也沒有吧！……或者曾經我們也想讀書或思想，但我們做得並不太理想。想戀愛，但把愛情誤解得太厲害。我們把學院潮濕的空氣搞得更沉悶

，背講義，對公式化的真理感到滿足，無能另闢途徑拯救自己。……所以對太陽感到陌生。我們就如此害起關節炎。使我們淪陷到這種結果是一切事情的開始。——在這一一個慘痛的經驗中，批評的藝術第一次被創造，對一切舊的、固定的、學院的一切，我們要關懷，同時要爭取關懷的權利。——就是要對一切價值做重新估價的意思。必要時我們也希望我們的教授能有這種反省的習慣。」（寂靜的校園，刊於淡江週刊四四七期），但許多早期的校友，認為早期淡江充滿一種不畏世艱的奮鬥精神，當淡江於四十六年超多元性發展時才怠喪了。

筆路藍縷的草創時期，淡江致力於培養英文人才，以做為融合西方文明的基礎，然而面對時代的挑戰，淡江似乎並未能恰如其份的完成它開創新文化的使命。

代表淡江風格的淡江週刊編者在民國六十年時也針對這個癥狀加以檢討：「最沒道理的是：偽詩、抄襲和八股的作者，仍然太多。這類作者，請停筆反省反省。文字遊戲也同樣的沒道理。而愛情文學仍然普遍地太多傷感，太少思想；太多眼淚、太少智慧。咳

，為什麼愛情也會這樣的不新鮮？沒有單獨的生命，個人的痛楚應該納入世界的苦難。真正的文學要有普遍性、涵化性。你你我我的兒女文學怎麼算得上是文學！」（敬告讀者，刊於淡江週刊四五一期），由此也指出一所高等學府在文學文化上也該承擔更大的責任。

淡江學子在這些文字撞擊下，覺醒的仍然太少。任逸翔君在六十一年沉重的寫下：「學生們會為政治學的分數斤斤計較，對國家大事却漠不關心。教授要學生們背文學作品，而不教如何去欣賞。社團活動多采多姿，學術性的却寥寥無幾。於是，書本裏聞不到知識，空氣裏嗅不到靈氣，眼睛裏閃不出智慧火花，大地是一片陰風細雨。如是，校園就顯得陰濕可怕了。」（校園校園，刊於淡江週刊四六九期），一所大學缺乏師生坐立論道的學術風氣，是多麼令人焦慮啊！

劉國祥君在另一個角度上抒發其意見，却完整的刻劃出那時期淡江的迷惘。「每當我進入圖書館時，總要設法排除那可以預期的吵雜聲，……我們是在讀書抑是聊天？我們是在圖書館抑是交誼廳？上下課該

不該經過圖書館內部？經過時該不該輕聲慢步？這麼多年來有誰想過這個問題了？……我們的積弊確已够深了，可是我們却有病諱醫，無人壯起膽子來高聲疾呼。我們一味追求綺麗的大學生活，請問，有誰認真去思索過身為大學生，淡江人的責任？」（告淡江人，刊於淡江週刊四九三期），不該有聲音的地方偏偏太吵雜，而該挺身疾呼的時候，又成為沉默的一代。這是一個寂靜的校園，這是一個令人深憂的紊亂的校園。雖然，它已是一所設有二十多個學系，萬餘學子的大學府了。

三

然而，這一階段空疏痛切的歲月，在張建邦先生苦心積慮的籌畫下，一方面大量聘請優秀的教授，一方面充實圖書儀器，一方面鼓勵師生做學術研究；另一方面，他提出「學術與社會結合」的理想，激勵淡江師生關心社會，正視時代的演變。他自己尤其身體力行，不斷地從事研究，在短短數年之內，連續譯著了多本書，計有「知識的爆發」、「大學的功能」、「大學的嬗變」、「社會變化中的教育」和「行為科學與教育行政」等。在這些著作中，我們很明顯的看

到他的教育理想。「知識若不經過實際的應用，不為社會大眾服務，就是空中樓閣的理論，象牙塔裏的學問，對人類的文明與幸福沒有幫助。這種智識就變成既不主動又不結果實，亦會遲早夭亡。」他又表示：「我們臺灣的高等教育，近來固然在突飛猛晉中，量與質，均有顯著的進步，但是我們試捫心自問，對於國家社會，對於新文化與新知識，到底有多少貢獻，值得我們深刻檢討。」，由於他把「教育要對時代提供無限的知識和理想」落實在淡江，民國六十四年度教育部對全國大學「理學院」加以評鑑，淡江得以和臺大、清華同列優等，肯定了淡江在學術界的建樹。

這份肯定，一則給予淡江珍貴的榮譽，一則也意味著淡江已經衝破質量反比的難題。張建邦先生曾不斷地強調，淡江成立的意義是「將高等教育徹底由象牙塔裏擴充到普遍大眾」，後來，他決定徹底解決質量的矛盾，在民國六十三年，淡江曾一口氣勒退三百多位學業不良的同學。在對學生「質」的要求時，張建邦先生同時也推行同學評鑑教師的政策，這個政策提高教師做研究的風氣。在這些革新作法下，淡江不久就大不同了。

於是，淡江師生開始真正的、全體的、共同為建設一個「尊重學術」的校園而努力。當時每一個人都喜歡這樣砥勵自己和對方。「在學術追求上，師生絕對平等。」、「學生的反對意見，老師必須尊重。」這些精神根植入淡江校園後，淡江民主教學的開放風氣也逐漸形成一股新的傳統精神。

當時淡江文社的負責人說過：「社團舉辦活動，不再是要點綴校園岑寂的夜晚，而是要積極的增加校園的智慧和學術討論的開放氣息。」

這股蓬勃的研究風氣，使淡江校園瀾滿沉潛深厚的學風，淡江的師長對於學校事務和學生也愈來愈關心。許多教授以校為家，在課後和學生一起生活、一起讀書，他們在互相質難辯論中，養成謙虛的胸懷和高遠的眼光。從尊重學術到開放的胸襟，書香在淡江校園是愈來愈濃郁了。

四

我們由此也可以斷然地說，無論有沒有教育部的評鑑，淡江是真的進步了。但當淡江重新灌注自己新的校園精神，不再泛濫的呻吟什麼徬徨什麼無根時，淡江校園仍然存在着不敢面對現實，不肯正視自己的

少數同學。但淡江真是不同了。我們看到許多同學已經拋下蒼白迷茫的外衣，露出赤裸而健康的身心為理想而努力，也看到許多學生刊物開始誕生、茁長。社團活動愈來愈熱烈，愈來愈走向羣體性，言論尺度的適時開放更增加了同學參予一切的熱情。種種都證明淡江的校園，不再寂靜。

王津平先生在中國論壇十三期中說：「今天的淡江校園早已不再是寂靜的了。一百多個活躍的社團在那兒爭着鳴唱，而各社團、各學會，甚至各班的刊物也在爭着開放；越來越多的青年關心社會的現實與國家的命運了。過去學生辦刊物經常是不容易得到普遍性支持的，而今天，由於有了開明政策的鼓勵，更由於年輕人的理想熱情互相帶動，僅在一個校園就已從量的突破漸漸過度到質的突破。」

淡江學生追求知識的熱忱的確增加了，然而，王文進先生却十分憂心，他說：「文理工商四個學院代表着四種風格迥異的知識領域，最理想的學府應該有計畫地促使四個學院的學生相互激盪。」事實上，淡江並沒有全然發揮它這項優勢。

一位才畢業不久的英文系同學表示：「大學教育

的真正目的在培養學生獨立完整的人格。獨立的人格，包括獨立思考和獨立判斷的能力；完整的人格則範疇廣泛，包括關心社會，關心國家，包括道德的勇氣和創新的精神，包括建設更合理健康的生活環境的責任感，……總之，大學教育在培養學生成為擔當未來社會建設的主要角色。但到了社會，才發現淡江給我許多片斷零星的知識，而在獨立思考和價值判斷上卻沒有激發我。」

五

王文進先生曾一再指出：「最高的智慧應該投注在解決人類文化的障礙中。」他又表示：「沒有健全的人生哲學無法塑造健全的人格，相對地無法組成健全的社會。大學是社會的監督者，大學裏的文哲精神絕不容許墮落。」所以他對淡江的寄望是「在大量增設自然科系的同時，誠懇地加深固有文化對學生的薰陶。」過去中國讀書人那種由求道進而行道的「以天下爲己任」的精神，似乎應該遍植在各大學校園，成爲共同的校園精神，然後各自發展自己的潛力、創造自己獨特的風格才有意義。

淡江如果真的有已經有什麼獨特風格，我們可以說，過去校園由少數人領導風氣的階段過去了，目前的淡江要求每一個學子不崇尚時髦、不標新立異、不唱高調，冶鍊自己磊落開放的心靈。

開放的胸襟和淡江沒有門牆都值得受教育者沉思。有一位學生說得好：「如果我們校園的美麗，令你驕傲，請你就更愛護他。如果我們校園的典雅，令你嗅到學術的芬芳，請你就更努力追求知識的價值。如果我們校園的朝氣，影響你理想的建立，就請你更在生活波瀾中奮鬥。如果我們校園的開放氣氛，使你易於發展自己個性，請你就更深刻的培養自己獨立判斷是非、獨立思考的能力。如果沒有門牆的校園，讓你易於看到人間的諸般景象，就請你趕快開放胸襟，創造淨化自己的人生觀，爲社會奉獻出書生的本色和力量。」理想的淡江精神，其實，就是淡江的校訓「樸實剛毅」的精神，只是還需要淡江人懷着理想不斷地去實踐、去探索。「樸實剛毅」的淡江必須大家更關懷，必須更「樸實剛毅」。